

書叢作創藝文

沂蒙山

著 椿元蔣



版出店書華新東山

書叢作創藝文

山 蒙 沂

著 梅 元 蔣

版出店書華新東山

月三年八四九一

(醫 義 作 創 藝 文)

沂 蒙 山



著 者

蔣

元

椿

出版者

山東新華書店總店

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出版

目 錄

新蒙山.....	(一)
無人區.....	(五)
鄉音.....	(一一)
天亮莊.....	(一六)
母親.....	(二二)
肩膀.....	(二九)
雞與樹.....	(三四)
嚙住者.....	(四〇)
後記.....	(四六)

沂蒙山

沂蒙山，這矗立在黃海之濱，華北大野上的歷史的豐碑。

沂蒙山，這由遼東半島跨海而來的古老的山羣，千萬年來，抗拒着太平洋風雨的鞭撻，和西北高原暴流的沖激，而異樣的蒼老了。在沂河的廣闊的河床上，大片的流沙下面，埋藏着沂蒙山的青春的日子。而當春天來時，他是綠得那末濃，那末奇麗，又那末憔悴。

沂蒙山，這以他的偉而著名的山羣。在蒼茫的天宇下，沂蒙山的七十二崮傲然地挺向雲海，呈現着堅忍不拔的氣概。在他們的沈默裏，翻騰着多少遙遠的往古的記憶。千百世代以來，無數人的手挽腳纏都纏着的山嶺，無數人的腳踏過都踏遍的山嶺，把他們生命的奮鬥投在那巍然聳立的峭壁上，而這記憶是如此沈重，以致它們常常隨着風化的石塊，墜入時間的忘却的深淵去。

而現在，這和中國民族一樣古老的沂蒙山，在這民族的新生代，像是一樣地站到了人民戰爭，愛國自衛戰爭的第一線。

白天，新蒙山在太陽下曝曬他的禿頭，懶懶地打着瞌睡，不理睬那些營營地在他的頭上糾纏的蔣家蒼蠅。

而一到夜晚，新蒙山就警覺起來了，在星空下聳起了峯巒，眯望着那唼唼地迎風躍動的烽火，諦聽着那瀑布似的從他腳下流過的聲音，那從遠方傳來的隆隆的炮聲；新蒙山，從他胸膛裏發出了輝彰的宏然的迴響。

在新蒙山的黑暗的山谷裏，成千成萬年青人的急促腳步，衝破着夜色前進。在每一道河溝裏，每一條公路上，隊伍像春天的溪水似的泛濫着。成千成萬個人民的戰士，成千成萬輛大車，小車，炮車，成千成萬匹驃馬牲口，向一個戰鬥的方向流去，向有炮聲雷鳴，有反人民的敵人進攻的方向跑去。腳步聲，口令聲，刺刀拍打聲，打門聲，馬嘶聲，牛喚聲，狗吠聲，炮車隆隆聲，小車隆隆聲……；雄雞似的在新蒙山裏迴捲，火爐似的熱烈、緊張、活躍，交織成了暴風雨一樣的新蒙山的戰鬥的夜。

戰爭在新蒙山的前哨，在新蒙山的腹地，在新蒙山的兄弟泰山上，戰爭在每個山頭上，每條河谷裏激烈地進行着。新生者與滅亡者的戰爭，人民與獨裁者的戰爭，愛國者與賣國賊的戰爭。人民以無比強大的鐵拳打破了進攻者的頭，人民以奪自敵人的武器裝備了自己，壯大了自己。人民爲了保衛土地，保衛自由，保衛革命而浴血苦鬥着。

而從有人民的時候起就和人民在一起的新蒙山，以他一切力量，支援了戰爭。他以他的陡峭的坡道，迂迴曲折的道路，疲困敵人，分割敵人。在紫蕪，他抱住了那奪路而逃的五萬敵人，讓他們在人民的大力下，全軍覆沒在汝河的河谷裏；在白馬關，當人民戰士的手榴彈用完了時，他給他們以石頭，擊退敵人的衝鋒；在孟良嶺，他以他的沒有一滴水，沒有一棵樹的平凡的偉大，戰勝了敵人的「金剛鑽」；在岱崮，他成為人民的堡壘，撐起了魯中的明朗的解放區的天。

新蒙山是人民的，新蒙山和人民在一起戰鬥。

而人民畢竟是勝利了。一年來，在新蒙山的前哨和腹地，人民殲滅了匪徒的六十九師，五十一師，二十六師，七十三軍，四十六師，七十二師，七十四師！擊潰了匪徒的硬胡桃十一師，第五師，第八師……，壓爛了匪徒的爛葡萄二十五師，六十五師，八十三師……；四十萬，四十萬敵人在新蒙山裏被人民殲滅了！

新蒙山，像一頭史芬克斯，守衛着解放區的大門，向每一個向他走來的人發問：

「你來爲什麼？」

「爲人民。」

新蒙山張開他的兩翼，歡迎新來者，而他將和人民一起戰鬥，一起勝利。

但如果回答是：「爲反人民。」

沂蒙山張開他的口，不管來者是如何狂豪，把他一口吞下去。沒有慈悲，沒有憐憫，對於人民的人民的人。

在沂蒙山上，人民以自己殷紅的血寫下了中國革命史上極其光榮的一頁。而沂蒙山，在炮火裏法帶了一切歷史的腐朽的渣滓，他現在向着天伸得更高，更挺拔，瞻望着人民的遼闊的前途。他是一座紀念碑，在他上面，鐫刻着不朽的人民的名字。

千百戰的子孫，將永遠懷着敬意，走在這神聖的土地上。

無人區

區。

四月初，部隊由膠濟線南下，兩天以後，我們走進了淄河河谷。這裏是新蒙山中著名的無人

區。

春天才爬上了柳梢，淄河是乾涸的。這路就闢在河床上，很不好走。大大小小的石塊在我們脚下喀噠作響，同志們把走這樣的路叫做「炒花生」。

我們走在一條東西向的峽谷裏。天早黑了，月亮已經起來。那夜有東北風，風很冷，使我們都縮起了手。薄雲在兩山之間疾馳，雲影幢幢掠過白茫茫的河床。在朦朧的月光下，河床似乎一直伸展到山脚下，從那裏山就陡然聳起，鬼魅似的排成一列，銷溶在遠處深藍色的夜霧裏。聽不到一聲狗咬，只有怒號的風吹過山上隔歲的荒草的呼嘯聲。我們腳下石塊磕碰的聲音，在山谷中發着空洞的回響，彷彿走在一個巨大的墓穴裏。

「好淒涼的景象！」我心想，手縮得更緊了。

在北山的蔭影下出現了一些村莊，他們看來是那末瑟縮而無生氣。惴惴地隱在山坡下，彷彿一隻挨過打的狗，蹲伏在窠裏，默默地砥磨自己的傷口，驚恐地望着走過的每一個人。猶未着葉的喬枝在月光下閃着蒼白的冷光，似乎有無數幽靈，向夜空伸出了他們枯骨一樣的手臂，撈取那閃灼的寒星。

不久，從前進方向傳來了一陣陣的鑼鼓聲，大家都活潑起來了。在這無人區的深夜裏，誰在敲鑼打鼓呢？先頭部隊走快了，我們也跟着走快起來。鑼聲更近了。我們發見在河灘左邊的一個村莊前，站着一大堆人，從那裏發出了鑼鼓聲和口號聲。他們都背着月光站着，看不清他們的臉，從聲音和姿態看來，顯然有一大部分是十多歲的孩子，好幾個嫂子和大娘則圍住了兩大缸熱氣騰騰的開水，在忙着招呼同志們：

「辛苦了，喝茶，暖和我！」

又冷又乏的同志們高興得跳起來，從大娘們手裏接過碗，稀稀呼呼的喝了滾熱的開水，道了謝，又蹦蹦跳跳趕上隊伍去。

鑼鼓敲打着，忽然頓住了，於是響起了口號：

「歡迎解放軍南下！消滅反動派！打倒蔣介石……」

聲音皮球似的投到南山上，又彈回來。部隊沉默地行進。沒有人領導喊口號，因為在我們心

裏所引起的複雜的情緒，不是言語所能表達的。只是脚步跨得更快了。很遠我們還聽到那隆隆的鑼鼓聲。

這一次，我們過得很愜意，沒有能够作更多的了解，但有一件事是顯然的，在民主政府的扶植下，這受了敵偽多年摧殘的無人區正在慢慢恢復元氣，雖然從觸目皆是斷牆殘壁與人民的蒼白病弱的神態看來，離開健康還很遠。

然而正是這些從吳逆化文的血腥魔爪下偷得餘生的人，是最清楚誰是爲人民，誰是反人民的了。他們所身受的非人類所能想像的痛苦，使他們了解只有他們自己的勝利，只有人民解放軍的勝利，才能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，永遠不再受這樣的浩劫。他們殷切地期望着解放軍的勝利。是這期望，使他們在寒冷的春夜裏歡迎雨下的解放軍；那一碗碗遞到人民戰士手裏的熱茶，是用他們的對敵人的沸滾的仇恨釀開來的，喝了這茶的人，不能沒有仇恨，不能沒有勇氣，不能沒有決心！

而人民的戰士沒有辜負他們的熱望。不久，泰安和孟良崮的輝煌勝利的捷報傳遍了沂蒙山。

七月，我們又經過這一帶，而且住了幾天，使我們有機會更多的了解了變造無人區者的罪惡。

你和隨便那一個一談起「吳化文」，他或她的憔悴黯淡的臉上立刻浮起了仇恨與恐怖的神氣，這名字像一塊燒紅的烙鐵，燙痛着他們的心。他們都不大願意談到那時候的情形，那是一場可怕的夢魘，回憶起來是太痛苦了。他們只是熱心地詢問吳化文的下落，要求捉住了吳化文送給他們，他們要報仇。

我們駐村的村長告訴我們，這村從前有三百多口人，在吳化文的殘酷剝掠榨取下，餓死了二百五十多口，餓死者無力埋葬，最初只是把死者拖出屋子就算了，在這村中間就有一個坡，餓死者的屍體會在那裏停放。後來連屍體也不拖出去，死了就躺在牀上，較好的是在牀底下挖個坑埋了。這村長的母親就是埋在他家的院子裏。有的全家死絕了，屋頂塌下來，就這樣掩埋了死者。莊上人互相不敢來往，聽不到一點人聲，蒿草在院子裏長到半人深。死亡漫透了一切。

為什麼不逃呢？逃不掉。吳化文在所有口子上都養了人，不讓他們逃生。只有很少一部份人曾經逃到南沂蒙去。窮人們都餓死了，把自己的兒女賣給地主，換得一點糧食，但他們前腳剛進門，後腳就踴來了吳化文的匪徒，糧食又給搶走了。

淄河的冰涼的河水在山腳下嘩嘩流響，訴說着無盡的悲慘的故事。風吹動那些塌了屋頂的房屋前的野草，切切作響，彷彿垂死者正在噬他們最後的一口氣。

這是中國的「特烈勃林卡」！

在中國，許多個異化文曾經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與支持下，製造了許多無人區，成千成萬的人，除了被用慘絕人寰的各種酷刑虐殺以外，更被剝奪盡了最後的一點生活資料而奄奄死去。德國法西斯用來屠殺猶太人的「特列勃林卡」地獄，與中國法西斯屠殺中國人的「無人區」，兩者同樣是法西斯獸性的產物。而在飢餓中死去的人，除了生理上的痛苦而外，更經受了長期的靈魂的煎熬與絞扭。在匪徒們的刺刀與皮鞭之下，他們無可挽救地被逼着走向自己的滅亡。他們是死不瞑目的。他們空虛的眼睛裏凝聚着所有的冤氣，望向蒼天，要求每一個有良心的人爲他們復仇。

七月下旬，我們在臨朐附近。這一帶也是無人區。蔣匪第八軍剛佔領了臨朐城，炮聲零落地響着。

在地裏我碰到一個農民，他剛去看莊稼回來。

「他們進臨朐了嗎？」他問，用手裏的煙袋指指遼寧傳來的方向。望了望已經沉甸甸地垂下了頭的穀穗，他沉思地說：「這些地從前都是荒了的，去年才種上的呢。」

他的意思是很明顯的。如果蔣介石的軍隊永遠佔領了臨朐，這些才種上的地又要荒了。

他是對的，人民雪亮的眼睛看透了蔣介石和異化文都是荼毒人民的劊子手，都是漢奸賣國賊。不但異化文正被蔣介石起用爲進攻山東人民的一條狗腿，在美國帝國主義者直接指揮下的蔣介

土匪幫也正在沂蒙山區實行燒光、殺光、搶光、吃光、抓光、姦光……用比日寇更殘暴狠毒萬分的手段製造更廣大更徹底的無人區，把沂蒙山中的和平村落變成血腥的屠場，把多少世代的辛勤勞動所積聚成的財富與文化化為灰燼。

他們都是一黨的貨。他們都是法西斯細菌。必須徹底消滅他們！

他們的日子已經不多了。歷史已經為他們打開了滅亡的大門。現在是輪到這些匪徒們在人民的強大鐵拳之下發着抖，用山羊一樣的眼睛恐怖地凝望着自己的歷史的末日，而仍然無可挽救地向這末日奔去了。在他們的末日裁判裏，人民將決不寬容他們！因為對於他們，寬容就是罪孽。

鄉 音

沒有月亮的夜晚，沿着沂河邊上的公路，幾個部隊走在一起。腳下踢起來的灰塵，蓋住了人們的睫毛，使原來已經瞋睡的眼睛更其沉重了。步兵沿着公路兩側，繞過笨重的炮車向前趕去，腳步聲像夏天的陣雨似的一陣陣響過去，在一切聲音之上，搖曳着炮兵們的歌唱似的拖長的口令聲。

走在我們右邊的一個部隊老是跑步，前邊的拉了擔子，就喊起來：

「後面跟上！」

「跟上！」「跟上！」一聲聲傳下去，氣呼呼跑了起來。

「哪部份的？」我們這邊有人問。

「××部隊的。」黑暗裏一個年青的聲音與致勃勃的回答說，發見前面跑開了，急罵起來：

「赤佬，又跑了。」一面劈劈拍拍跑上去，一面解嘲似的唱了起來：「跑呀跑，跑得快樂打得好

！跟上，跟上！」

這是個山東部隊，但說話者的口音却是我家鄉的。離開家鄉十多年了，這聲音像石頭投在池心裏似的觸動了我。我想從黑暗中看一下他的臉，但他跑上前去了，只看到了一個不很高大的背影，一支步槍橫在他的右肩上。

說來奇怪，我是很不喜歡我家鄉的那種雖然質樸，却極保守的方言的，然而這天晚上，這個同鄉同志的幾句話，却使我在黑暗中微笑了，在我心裏浮起了一種陌生的溫柔的情緒。

這個在山東部隊裏的浙江同志，有很大可能是從蔣匪那邊解放過來的。今天，在革命的道路上，向着同一個方向，兩個在同一地方出生的人偶然相遇了。有誰知道，也許當我還是小孩子時，曾經和他一起玩過呢。人們，經歷了如何曲折複雜的道路而終於匯聚在一起，有如千萬條溪流匯入大江，而衝決了歷史的羅網，向前奔去。

但無論他是解放來的，或是參軍來的，這又有什麼關係？這兩個名詞頂多說明了他們的過去，他們的來歷，而在本質上他們是一樣的，這就是大家都是窮人，大家都有苦，而且大家都認識了這苦是誰給的，在這一認識基礎上，他們拿起了步槍，奔向了愛國自衛戰爭的戰場。

因此，當我寫下了這一偶然的遭遇以後，想起了蔣介石匪幫最近企圖上演的一齣和平陰謀，這齣醜劇不僅說明了這一匪幫的垂死掙扎，而且說明了他們不是窮人，他們的思想方法和窮人的

是毫無一致之處的。他們以爲人民提出了「打倒蔣介石」的口號，因此只要請蔣介石下台，換上個旁的丑角，就可以使人民衝昏頭腦，而對這美國帝國主義提線下的丑角表示興趣。他們完全不了解，對於人民，「蔣介石」三個字已經不是某一個賣國賊的名字，而是蔣介石匪幫用來出賣祖國，奴役人民的整個政治、經濟、軍事體系，打倒蔣介石，也就是打倒大大小小的蔣介石。解放區的人民在土改中的口號，很好地表現了這一點，他們提出了「前方打老蔣，後方刨蔣根」的口號。

在一次解放戰士的訴苦會上，一個河南籍的前蔣匪六十八師的戰士大聲疾呼說：

「同志們，我們在家裏受的苦，是鄉保甲長給受的，鄉保甲長是縣長委的，縣長是省主席委的，省主席是蔣介石委的；我們在國民黨軍隊裏受的苦是排長連長給的，連排長上面有營長，營長上面有團長，團長上面有師長，師長上面有軍長，軍長是誰委的，還不是蔣介石？同志們，咱們要報仇，就得打倒蔣介石這一窩子狗，不把他們完全消滅了，咱窮人是翻不了身的。」

蔣介石的整個統治機構是一片有毒的腐朽的林子，蔣介石只是這裏面一棵大樹，當人民向這林子揮動了斧頭時，決不會只見大樹而不見林子的。

在前線，我訪問了戰士們，我問他們生活苦不苦。

「苦有什麼關係？先苦後甜嘛！」無論解放戰士或參軍戰士，回答幾乎是一致的。